



蔡振南

笑看人生方程式

文、攝影／郭麗娟

無論戲裡、戲外，蔡振南始終堅持真實面對自己

無論戲裡、戲外，始終堅持真實面對自己的蔡振南，去（2014）年5月做例行性健檢時，發現腸子內有腺瘤，而且長在盲腸上，雖是良性腫瘤，但是醫生研判若不開刀可能會變成惡性，當醫生跟他約6月6日開刀時，他還不改談諧本性跟醫生說：「太好了，剛好6月6日斷腸時！」但是手術後的插管和傷口的疼痛，讓他忍不住一直飆罵髒話，甚至痛到流淚，但仍選擇不打止痛藥，只因寧願「清醒的痛。」

原本隱瞞開刀的消息，結果為了婉拒演講邀約，只好告訴朋友真正的原因，這位朋友竟然送來一個大盆栽，上面寫：「南哥常青，早日康復！」花店送盆栽從他住的大樓大廳經過，開刀的事就這樣不脛而走。唯一讓他覺得諷刺的是：之前拍電影「眼淚」，為了劇中角色需要增胖，之後卻一直瘦不下來，站在舞台上還因為肚子大，覺得自己像隻青蛙，這幾年雖然努力減重過，卻始終瘦不下來，原本已經自暴自棄，卻因這次開刀，腰圍自動從34吋變31吋，「實在太有成就感了！」這就是蔡振南笑看人生的態度。

回首・青春少年時

蔡振南，1954年出生於嘉義新港，國小畢業後到臺北謀生，受限於學歷與經驗，

工作不穩定，因為手頭拮据，曾經睡在臺北後火車站裡，天氣冷，只好在身上蓋報紙的窘困遭遇。

16歲那年，在臺北迪化街一家印刷廠工作，接到：「母病危，見報速回！」的電報，因為才工作兩天，想向老闆借支，不獲首肯，在同事幫忙說情下，老闆才勉強答應借60元，當時臺北到嘉義大林的火車票價是59塊半，他只好走路到臺北車站搭火車。

在大林站下車時已是夜晚，沒有錢搭客運車，只好一直「問路」走回家，當時正好是農曆7月，穿過甘蔗園時，甘蔗葉窸窣沙沙的聲音，讓膽子小的他覺得很恐怖。隔天下午好不容易走到家，卻無緣見母親最後一面，父親對他一年換24個頭家的做事方式早就看不下去，決定帶他到豐原的馬達工廠當學徒。當時當學徒一天工資是6元，三餐伙食包給麵攤一天要12元，所以父親每天要倒貼6元給馬達工廠老闆，求老闆收留。心疼父親還要倒貼工資，蔡振南總算願意定下心來當學徒。

但是，有一天聽到隔壁傳來吉他的樂音，卻讓他內心激動澎湃，他告訴自己：「音樂才是我要走的路！」他四處打聽，原來工廠附近住了一個那卡西樂師，就偷偷去找這名樂師，樂師答應教他，但要求學成後要和他結伴到酒家走唱一段時間。

學了一段時間後，想到如果以後跟著樂師到酒家走唱，被父親知道一定會被活活打死，便以分期付款方式，買下一把只剩第一弦的吉他，自學看樂譜，在吉他上作記號練習把位，總共在馬達工廠待了一年多，直到1972年考入歌舞團才離開。

沈文程 · 心事誰人知

在歌舞團當吉他手，雖然過著三天兩頭易地表演「跑碼頭」的生活，以及兄弟向歌舞團索取「保護費」不成，難免打打殺殺的日子，卻因對音樂情有獨鍾，他仍選擇留下，直到歌舞團解散。

在家等當兵的那段日子，到大哥臺中的製帽工廠幫忙，後來因為體重太輕，只服了29天的國民兵役，除役後在臺中開製帽工廠，工廠營運漸上軌道後，便開始嘗試寫歌。1979年前後，寫了5首國語歌，包括：〈你不愛我我愛你〉、〈秋之戀〉等，透過電台主持人介紹，唱片公司願意出版【你不愛我我愛你】國語專輯，卻全部被禁唱。

你呀你呀你，究竟是在哪裡？

為什麼風不讓我寄情，

為什麼雨不替我傳意？

莫非我太癡迷，

忍受風霜走千里，

死心塌地找尋你，

你不愛我沒關係，

但給我機會告訴你，告訴你，

你不愛我我愛你。

蔡振南氣憤表示：「既然寫國語歌也被禁，我決心開始寫台語歌。」1979到1982年間，經營製帽廠的同時，陸續寫了幾首台語歌，包括〈心事誰人知〉，當時的唱片界是國語歌的天下，找了幾家唱片公司發行都被拒絕，一氣之下，1982年在臺中市成立「唱片公司」，找來在西餐廳駐唱的沈文程錄【心事誰人知】專輯，以此首〈心事誰人知〉為主打歌：

心事若無講出來，有誰人會知，

有時禱想欲訴出，滿腹的悲哀，

踏入迴迴界，是阮不應該，

如今想反悔，誰人肯諒解，

心愛你若有瞭解，請你著忍耐，

男性不是沒目屎，只是不敢流出來。

這張專輯一發行，訂單隨即源源不斷，唱片公司每天加班趕製，仍然無法供應市場的需求，中盤商和小盤商都在公司門口排隊等著補貨。沈文程因主唱〈心事誰人知〉一炮而紅，「唱片公司」接著為他發行〈漂撇迴迴人〉、〈不應該〉、〈流星我問你〉等，銷售成績都令人刮目相看。

蔡秋鳳 · 金包銀

沈文程毀約離開之後，「唱片公司」1987年為蔡秋鳳出版【袂看破一什麼樂】專輯，收錄蔡振南寫的〈什麼樂〉、〈想起彼當時〉，這兩首歌都曾紅遍大半片天。

接著1990年〈金包銀〉一曲出版後，在媒體上刮起一股模仿風，很多藝人和觀眾，爭相模仿蔡秋鳳特殊的唱腔，蔡振南表示，1990年代的臺灣，創造所謂的「經濟奇蹟」，很多人想搭台灣這股經濟奇蹟順風車，做著發大財白日夢，事實上，很多發財的人都是「金包銀」—只是表面風光而已，因此在1990年寫出〈金包銀〉：

別人啊的生命，是框金擱包銀，

阮的生命不值錢，

別人啊若開嘴，是金言玉語，

阮若是加講話，連鞭就出代誌，

怪阮的落土時，遇到歹八字，

人是好命子，阮置塊做兄弟，

窗外的野鳥替阮啼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

雖然是作兄弟，阮心也真稀微，

燒酒伴阮度日子，過去啊的往事，

不敢提起，

想要回頭走，怎樣會無勇氣。

蔡振南強調，這幾年全球經濟衰退，臺灣也受到經濟不景氣的衝擊與壓力，臺灣人更應該體悟，成功是腳踏實地、認真打拼一點一滴積累得來的。

蘇芮 · 花若離枝

1989年為了拍電影「多桑」離鄉搬到臺北。住臺中的時候，所寫的歌是抒發中南部底層民衆的聲音，所以寫出〈酒落喉〉這類歌曲。定居臺北之後，明顯感受到臺北



國語專輯【你不愛我我愛你】宣傳單

和中南部文化上的差異，一樣是描寫女性的歌，到了臺北就用文言文為歌手蘇芮寫出〈花若離枝〉，這首歌1997年獲第9屆金曲獎「最佳作詞」殊榮：

花若離枝隨蓮去，攔開已經無同時，

葉若落土隨黃去，攔發已經無同位，

恨你不知阮心意，為著新櫻等春天，

不願青春空枉費，白白屈守變枯枝，

紅花無香味，香花亦無紅豔時，

一肩擔雞雙頭啼，

望你知影阮心意，願將魂魄交給你，

世間冷暖情為貴，寒冬亦會變春天。



為罹癌的林晏如寫下《嘿免驚》時，蔡振南強烈感受到生命的「無常」與「無奈」

林晏如 · 嘿免驚

歌手林晏如罹患乳癌住院，在林晏如生命的最後數月，蔡振南有時間就去陪她，林晏如曾表示希望能唱到蔡振南為她寫的歌，倆人都知道這已是不可能的事，但蔡振南仍強忍悲傷安慰她，一定會完成她的願望，當下的境遇，讓他強烈感受到生命的「無常」與「無奈」，於是作詞作曲寫下〈嘿免驚〉，1999年楊登魁為了幫她籌募醫藥費，結合藝人錄製合輯，這首歌的合唱陣容包括：江蕙、王識賢、楊宗憲、龍千玉、羅時豐、蔡小虎、孫協志等。

瓊花若開美歸叢，攀在土牆散花香，
無人知影伊有夢，有話要講趁今晚，
千紅萬紫向陽時，只有瓊花倒頭開，
只恨枝葉已凋離，莫怨太陽照偏邊，
一粒種籽一款命，栽落土腳定輸贏，
是好是歹誰知影，一面煩惱一面驚。

多桑 · 最佳男演員獎

除了歌唱、寫歌，蔡振南也參與電影和電視劇演出。1987年開始拍電影，在侯孝賢所導演「悲情城市」一片中演出樂師角色，也為這部電影編寫插曲〈悲情的運命〉，並在電影中演唱。

吳念真執導、1994年發行的「多桑」，他在這部電影裡主演「多桑」，這個角色給了他很大的發揮空間。這是一部從兒子的眼光和角度，重現父親人生的傳記式電影，出生於日治時期（1895～1945年）的多桑，只會說台語和日語，總是習慣對別人說：「我是昭和4年（1929年）出世的。」

在嘉義民雄鄉下長大的多桑，16歲負氣離家，跑到嘉義市的中藥店當學徒，1945年10月國民政府接收臺灣，多桑尊敬的潘木枝醫師在1947年發生「228事件」被槍斃，多桑買了香和冥紙遙祭，中藥店怕被連累，趕他離開，多桑這一走，竟然走到

臺灣頭，在瑞芳挖礦、結婚生子。

打開收音機習慣聽日語廣播的多桑，與出生於二戰後受國語教育的子女們，彷彿一邊一國，當孩子告訴他「國語」的正確發音，多桑卻用台語罵說：「你爸讀あいうえお，沒跟你讀那個ㄅㄆㄇㄌ，什麼偷偷摸摸……。」歌手出身的他，在電影中主唱〈流浪之歌〉，這首歌原曲是日本歌〈放浪の唄〉，昭和7年（1932年）發行，二次大戰後文夏重寫台語詞，改歌名為〈流浪之歌〉：

船也祇倒返來，日落黃昏時，
去處也無定的，既要叨位去，
拖磨的阮身命，有時在山野，
為何來流目屎，為何會悲哀。

影中的多桑因為長期擔任礦工，晚年得了「矽肺症」，為了揣摩矽肺症病人呼吸時的困難表情，他將海綿泡在機油裡，晒乾後摀在口鼻間呼吸，用這種方式體驗，所以他的演技力求逼真可見一斑。

他為這部電影寫〈多桑〉主題曲，1994年以〈多桑〉主題曲，與陳致成共同獲得第31屆金馬獎最佳電影歌曲，也以這部電影角色獲得希臘鐵薩隆尼卡影展（Thessalonik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）評審青睞，為臺灣奪得一座「最佳男演員獎」。

超級公民 · 輪班護國旗

1999年萬仁執導的「超級公民」，藉由一個計程車司機來訴說死亡與再生的哲理，作為臺灣新浪潮電影重要導演之一，萬仁在「超級公民」深刻的探討死亡議題——死亡是怎樣的感覺？這無非是每一個人類想要探討的人生議題。

蔡振南主演的中年男子「阿德」，年輕時曾為政治理想而努力，各式各樣的抗議布條，代表那段熱血沸騰的青春，卻也因此疏於照顧家人，唯一的孩子意外死亡，妻子傷痛欲絕選擇離開，陷入痛苦的他，開始思考人活在世界上的價值，於是以開計程車為業，和形形色色的乘客接觸。

「超級公民」的英文片名「Connection by Fate」（命運相連年），在東方世界而言，「命運相連」可以解讀為「緣分」，阿德和原住民馬勒的相遇就是一種緣份；馬勒殺人的夜晚，阿德用計程車載過他一程，但是被槍決後的馬勒鬼魂，竟如影隨形的跟著阿德，錯綜難解的糾葛，直到最後一幕，阿德把石牌丟入河中，展露出的笑顏讓人尋思：他真的已經解決自己的人生困境嗎？

回想拍片當時，蔡振南表示最喜歡「阿德」最後的獨白，相當耐人尋味：

生命原本就是一次心靈的探險，有夢的

時候就全心追求，無夢的時候就完全放棄，所有的光都會在一定的時刻熄滅，光明與黑暗都會一起消失，從此我不必活在幻影中，因為我已得到了真實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「超級公民」參加威尼斯影展時，蔡振南為了保護臺灣國旗不因中國大陸的抗議遭撤換，提議與導演、監製 3 人，每人輪班 8 小時去顧國旗。「護旗」成功後他表示：「在臺灣的時候，都沒有想到自己那麼愛國，怎麼一出國就變得那麼有愛國意識，想碰我的國旗，絕對不行！」

眼淚 · 最佳男主角

另一部讓他印象深刻的電影，是鄭文堂 2009 年執導的「眼淚」，鄭文堂以各種邊緣角色，傳達出小人物面對社會黑暗面的諸多無奈，有「王迎先事件」的影子和脈絡。蔡振南在電影中飾演便衣刑警「老郭」，扮演「刑求者」，也就是所謂的「加害者」，因為是「刑求者」，基於愧疚補償心理，「老郭」下班後就到養老院當義工，也照顧一位「被刑求者」的太太，和她以「檳榔西施」為業的女兒。

直到 20 年後，退休前接手偵辦一件吸毒致死案，上級和同僚都想儘速結案，「老

郭」卻堅持查個水落石出，因為不想再造成冤獄。最後，「老郭」選擇在退休前一天，準備去參加家人為他舉辦的 60 歲慶生宴前，告訴「被刑求者」當檳榔西施的女兒真話：「你父親是我刑求死的。」螢幕裡，「被刑求者」的女兒聽後，不斷罵髒話還一直打「老郭」，最後用防狼噴霧器噴「老郭」的眼睛。

拍攝過程中為了「逼真」，他竟然躲起來，用指甲摳自己雙眼眼白的部分，摳到流血，回到拍片現場時所有工作人員都被眼前景象嚇壞了，他還安慰大家說：「沒事！沒事！繼續拍。」隔天眼睛無法睜開，送醫求診，竟然眼球的微血管都破了，幸好沒有傷到眼角膜。2010 年最終以「眼淚」獲得第八屆羅馬電影節亞洲電影展「最佳男主角」獎項。

無論是用泡機油的海綿曬乾後摳在口鼻間呼吸，還是用指甲摳眼白摳到流血，拍戲向來是拚命三郎，上山下海不喊苦的蔡振南，原本右耳就重聽，2010 年因為拍客家電視台〈這屋三口〉壓力過大，兩耳幾乎全聾，嚇壞工作人員，從此生活上或者拍戲，都必須靠對方的唇語來辨別對方說話，但是接受媒體訪問時不忘頑皮的提醒記者：「不

可以趁我聽不到的時候說壞話。」

南歌人生 · 敲響金鐘

蔡振南的另一個身分是廣播節目主持人，2001 年開始在綠色和平電台主持「南歌人生」直到現在（2015 年），節目內容拒絕政治，以公益、文化、戲劇、慈善、關懷弱勢為主，「南歌人生」2007、2008 年連續兩年獲得廣播金鐘獎「最佳綜合節目獎」的獎勵。

他也舉辦過幾場演唱會，第一場是 1995 年 2 月 5 日在國父紀念館舉辦的「暫別歌壇演唱會」，相隔多年後，2003 年在臺北西門町的「紅樓」舉辦 4 場「我的故事，我的歌——蔡振南生命傳奇」。2009 ~ 2010 年因為想幫助視障團體，籌辦「南得臺灣歌——蔡振南說唱音樂會」，全台巡迴共 13 場。

獻身臺灣本土文化的蔡振南，曾拒絕中國央視的邀約，對方還虧他：「你是第一個敢拒絕央視的臺灣藝人。」蔡振南展現臺灣人的 Guts，回答他：「對啊，怎樣？我唱歌只在臺灣唱，唱的是臺灣的情感。」這就是蔡振南，一個以土地、以國家為榮的演藝巨星。

拍戲上山下海不喊苦的蔡振南，多次為了拍戲受傷

